



根据鲁迅

不会消失的书单

有人认为，慢读的传统也许已经消失很多年。今天人们需要重读经典吗？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培浩向记者分享了他的书单。他近期在看两个短篇，一部是铁凝写的《信使》，另一部是青年作家威廉写的《我们聊聊天》。这两部短篇小说都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短篇小说《信使》主要讲述了一个人受到了误解后，为了剖白自己，用“超量”的自我惩罚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小说写两个女性，陆婧和李花。三十多年前的计划分房时代，李花开居从现实，大学毕业出嫁后“坐拥”一套城市住房的男人起子；陆婧则爱上异地的已婚男人肖恩，走进“一场无法光明正大的恋爱”。在那个只能依靠信件来往的年代，肖恩的情书既不能寄来单位，也不能寄到家里，于是说好先寄到李花家，由画彩蛋为业而长年在家里的起子接收并转交。但起子也知道了这件事，他偷看了这些情书的内容，并拍下照片以此要挟陆婧。陆婧拒绝了起子的无理要求，恼羞成怒的起子便将这些情书的照片寄了出去。陆婧和肖恩自然都受到了处分，他们的爱情也被拆散了。从此，陆婧与李花开再也不是闺蜜了，她们断绝了往来。

这部短篇小说的叙述都从陆婧的视角展开。李花开第一次出现，是一个瘸腿的看店的老年妇女形象。陆婧疑心当年被算计是她和起子合谋，所以多年怀恨在心。三十年后两人意外聚首，误会去除，小说并没有结束，而是在第五章回顾当年，原来李花开晓得起子所做的一切后就提出了离婚，起子当然不同意，为摆脱这个烦琐的男人，她不惜把自己逼上绝境，从一个房顶直跳下去，“要么死得更快，要么活得更好”，最终通过付出一条健康的腿的代价找回了自己。陈培浩认为，这部短篇小说非常动人，在不动声色的描绘中，作者把古怪隔离的人和事拼接在一起，非常有意思，读后觉得意犹未尽。

陈培浩还推荐了三部经典短篇小说：
鲁迅《铸剑》
推荐理由：莫言认为《铸剑》不但是鲁迅最好的短篇小说，也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铸剑》是一篇主要以象征主义思维来结构的作品，《铸剑》既日常，又象征，既解构，又建构。不仅有解构的反思，也有建设性的浪漫。它好，就好在一种浪漫的反思。
沈从文《丈夫》
推荐理由：《丈夫》描写的是发生于湘西吊脚楼边的故事。沈从文以极美的笔触来书写湘西风景，但并非对湘西的一切皆风景化，持一味把玩之心。沈从文赞美的是爱、美和人性在特殊境遇中的健康舒张。
卡尔维诺《恐龙》
推荐理由：小小短篇却举重若轻地把四重富有象征性的矛盾融合进去，典型的以少胜多。《恐龙》以寓言化手法写一只丑丑儿的恐龙在其同类灭绝之后走向人类社会的故事。小说采用恐龙丑儿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他来到了新人类生存的地区，新人类对于恐龙有一种代代相传的恐惧，遂生发了重重的矛盾。



读者在钟书阁阅读图书，享开卷之美、阅读之乐。

倍速时代

“倍速播放”原指加快播放速度的一种观看方式，如今已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个万物皆倍速的时代，“5分钟读完红楼梦”“10分钟读懂三国演义”早已不是梦。技术革命将速度送给人类，却也让我们陷入了对效率的迷狂。

当我们面对社会信息的繁冗与碎片化的倍速生活时，“以小见大”的短篇小说便成为了文学魅力的有效传递者。

如评论家张定浩所说“好的短篇小说恰恰让人无法用倍速去看。”这是一种从“有限”出发，去建构起鲜活情境、抵达无穷意味、激发无限想象的文学体裁。

在倍速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用户对于文本信息和节奏有着更高的要求，这是文学写作者所面临的客观危机。如何应对文学创作与阅读接受之间的鸿沟？短篇小说或许是一种方向。

A 以有限求无穷 短篇小说的魅力

1918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做演讲时曾对短篇小说做过这样一番定义：“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它比长篇更精练，又比中篇更具爆发力，好的短篇小说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给予读者跌宕起伏的阅读体验，并令人回味无穷，召唤并刷新着读者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汪曾祺曾如此总结短篇小说的本质：“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自由是短篇小说的一大美妙之处，这是一种让作者在有限篇幅中发挥出无穷创造力的语言艺术。它可以是现实的切片，也可以是人生的浓缩；可以意识流，也可以魔幻荒诞；可以没有故事，也可以没有人物……总之，短篇小说怎么写都有道理，讲故事并非它的唯一任务。有时，它只是重建一个情境；有时，它会刻画出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样貌；有时，它只留给我们一声叹息。正如鲁迅的《祝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卡夫卡的《判决》、博尔赫斯的《阿莱夫》……这些小说的情节不一定紧凑，但却能够长久留在读者的心中，让那些久远的情感与记忆不断回响。

当下的我们，身处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生活和工作都在不断加速，而阅读似乎成了难得的清静之所，不同于长篇小说需要较高的门槛和时间成本，短篇小说的“高性价比”正契合了人们以更短时间获得更佳阅读体验的期待与需求。

短篇小说由于篇幅有限，一般在5000字到20000字之间，短篇小说虽短，却更加考验作者的功底与灵性，如何在字数限制下最大程度发挥出语言的张力，文字既要简洁有力，又得轻盈灵动，不仅要制造故事，还要精于传达、用心编排，凝练也不失丰满感。清朝文学家李渔曾述“文贵洁净”，要做到把故事讲透又把握住分寸，天赋和积累缺一不可。

专家访谈



在几何书店阅读书籍的读者

记者：对文学而言，ChatGPT的出现，也是扑面而来的一种现实。它能为我们今天继续写作带来哪些反思和动力？

陈培浩：ChatGPT自主学习能力和类型写作能力让人惊艳，我相信人工智能产品将越来越强大。可预见的是，ChatGPT将越来越靠近人类的复杂和自主思维能力，而它所背靠的超大规律数据库可不是人所能比拟的。这是ChatGPT迅速在全世界掀起热潮，令人兴奋、期待又不安的原因，可是我想问：还有“万能”的ChatGPT做不到的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就是人的自我成长。

它无法代替人类主体的自我建设和自

B 对于“好故事”的渴求 是刚需般的存在

当代文学面临的传播环境充斥着各种快节奏加工产品，各大社交平台对于阅读领域的攻占愈发火热，无论是知乎还是抖音，都试图以高密度的信息量和出其不意的情节反转抓取用户稀缺的注意力，抢夺为数不多的流量红利。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等体裁的阅读和创作慢下来，又细品品味字里行间的余韵，这是一种“逆向而行”的慢读传统。当短篇小说的魅力足以说服读者去体验和分享时，即是一种阅读的回归与复兴。

短篇小说何为

“好的短篇小说恰恰让人无法用倍速去看。”评论家张定浩说，“有一句话：‘匆匆不暇草书’，草书看上去写得很快，真写起来很花时间。之所以帖比碑难临，就因为最难临摹的不是每一个笔画，而是笔画与笔画乃至字与字之间的连接、顿挫，乃至气息的流转，这恰好也是短篇小说最注重的东西。”

对于读者而言，阅读短篇小说就像是同一个生动而鲜活的个体进行对话，对于“好故事”的渴求仍是刚

需般的存在。如小说家董夏青青所说，短篇小说的体量使其便于收集很多人不同时刻里的人生故事，需要作者善于“洗刷”，“从无数个小时里，淘洗出一个人真正耀眼甚至刺眼的时刻，然后用力地一把拨到纸上。”只有付出淘金的功夫，才能呈现给读者闪闪发光的金蔷薇。

而在小说家李洱看来，对于短篇小说经典的重读，如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纳、尤瑟纳尔等作家的作品，是能够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某种顿悟与启示的。“我们有可能打开所有事物的缝隙，敲开所有坚硬的东西，颠覆所有的不合逻辑，这也是我们今天继续写作的意义和动力。”李洱说道。

此外，关于倍速时代下的短篇创作，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黄平提出了“长篇短写”的概念，即在短篇小说两万字的篇幅内，容纳长篇的信息量。这将产生一种怪诞的结合：林立的蒙太奇与镜头的凝视。“这样强化小说节奏和视觉化的方法，尽管在文学性上存在各种质疑和商榷，但会是一种可能的尝试。”



始终秉持对人文想象力的信心

我完成。因为主体不是现成的，而是完成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实质。

《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担心，ChatGPT这样的高阶人工智能会对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心理造成破坏。因为人类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与人工智能建立亲密关系，而牺牲掉他们与其他人之间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联系。诚然，这是挑战的一方面，但这种挑战也反过来提醒人类，人类主体的心智成长是任何人工智能所无法替代的，而文学恰恰在人类精神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不管ChatGPT如何强大，我都很难相信它可以成为人类的精神导师。

使用ChatGPT后，我们会发现，它善于提供解决问题的知识，却很难提供认识人生的智慧。因为后者不仅是搬运、概括和梳理知识，而是创造思想。思想的生产往往源于某种片面的深刻，也植根于特定的时代和民族文化土壤。可是，ChatGPT太综合、太全面了，它的“人格”是纯分析性的，并受着无穷无尽信息的哺育。它的使命是“事实”，因此很难越过“事实”去判断，而思想显然从属于判断。它不可能产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或“挺住就是一切”（里尔克）这样的思想。思想不可能只从知识中来，它是从主体投身的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来，从时代和民族文化传统中来。ChatGPT是在数据库中成长的人工智能，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偏不倚，以致难以拥有思想，这是它的悖论。

至于人类，我们需要思想的，而文学恰恰是人们获得审美体验和生命觉悟的重要媒介。读书的人常有这种感觉，当他/她读懂一本伟大的书的瞬间，认知已产生质的蝶变，那便是个体精神成长的瞬间。人的精神成长离不开实践的磨砺，同样离不开文学

的光启和点化。

ChatGPT对于文学来讲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我想启示可能就在于，文学一定要去写那种诉诸于创造力、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一种内容，也就是说，ChatGPT可能在逼着人类的写作去寻找那个独属于人类的创造性的领域。

在人工智能的挑战下，人类的主体性和人文想象力不应丢盔弃甲、自废武功，反而更应在人工智能时代坚守剩余的人文性。事实上，在科技强盛的时代，我们要面对的挑战远不止AI的崛起，新媒体技术、大数据分析法导致的信息茧房与孤岛，知识传播和阅读的碎片化，对流量的追捧与对严肃性思考的消解，这些无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始终秉持对人文想象力的信心，即便人类生来伴随着种种缺陷和不完美，实现自我成长、完成自我超越，正是文学绽放光芒、激励世人前行的力量之源。

记者：短篇小说因其简短、精炼、故事性强的特点，能够更快地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传递深刻的思想和情感。在倍速时代，短篇小说可以提供一种简短、轻松的阅读体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投身到短篇小说写作的“赛道”中？

陈培浩：从事实的角度来讲，确实是这样的，在日本，就有一种所谓的“袖珍小说”，内容大概千把来字，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读完，它便于携带，可以在上班的公车上、地铁里随手翻阅。同时，在手机上也可以阅读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是顺应我们当代的读者阅读趣味的，也跟读者专注力的下降息息相关，但是我想，如果仅仅是顺着这个碎片时间倍速阅读的方向，来进行短平快的故事，那这样的短篇小说也不值得追求。我觉得短篇小说，在故事性之外，还需

C 面对ChatGPT 继续捍卫创造力

ChatGPT的出现，让不少以写作为生的人陷入焦虑，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让它拥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学库存，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知识容量，而经由无数代码自主习得的文字生成能力，让它能够以最快速度生成出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散文、诗歌还有小说。

那么，ChatGPT能否取代人类进行文学创作呢？它的闯入，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捍卫文学写作的尊严与价值？

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面对ChatGPT等人工智能对于文学创作的冲击，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创作的内核和文学的本质，应当回归人性，这是机器所无法取代的。正如作家余华所言，AI可以“写出中庸的小说，但写不出个性的小说”。比起完美，那些人所犯的错误，正是那些经典之作的动人之处，文学总在以新奇挑战乏味，缺憾与败笔更让人着迷。

因此，尽管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写作变得更为高效和便捷，但它始终无法取代人类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无法取代人类独有的情感经验与思想。同时，作为一种语言表达的艺术，文学创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作品本身，更在于创作者产出的过程。经由文字，写作者得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读者得以获得共鸣和启示。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交流与连接是独特而珍贵的，也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取代的。

关于小说的意义，《短篇小说之所以短》一书中如此总结道：“在优秀小说中，生活的本质被揭示——通过悲剧的、滑稽的或荒诞的方式——为了让人物自己，更准确地说，为了让读者，看到。”

ChatGPT能够通过自主学习进行一种模式化写作，但却很难模仿和超越人类的情感与创造力，正如李敬泽所说，作家的“作”，内核是创造，创造出只属于人的东西。

要追求一种“诗性”，在简约性的篇幅之上，还要追求一种辽阔性，一种象征性，一种由有限去抵达无限的一种能力。短篇小说，它可能只是一个“针孔”，但是，我们如何把一个世界搬运过来，让它穿过这个“针孔”？这是短篇小说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期待以短写短，那这样的短篇小说并不值得期待。

记者：去年，你凭借《在碎片化时代的逆时针写作》获得了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首设的“新批评奖”，而刚刚落幕的短篇小说论坛的参与者也多为青年小说家、批评家，是不是能够佐证，短篇小说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年轻”画等号的？如果青春意味着更有希望，是不是可以说短篇小说也孕育着文学的希望？

陈培浩：其实我并不太认同将短篇小说看作一种青年文体，它的确主要由青年人在创作。但这些青年作家同时也在写中、长篇小说。但中、长篇小说对一个人艺术储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短篇小说就是独属于青年作家的。我国有很多资深的作家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出色，比如铁凝、苏童、莫言、毕飞宇、麦家、汪曾祺……

文学的希望可能不仅仅是在于短篇小说，文学的希望其实是在于人类对于心灵之事和灵魂之事的一种向往。有这种永不泯灭的一种向往，文学才会有希望，而这种向往在文学中，可能会转型在不同的文体当中，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每种文体有不同的形制，因此也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未必是说短篇小说的希望就孕育着短篇小说的繁荣和文学的希望。

（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